



黄河不会忘记

□张实国(壹点号:陌上风文艺)

雨过天晴,长长的大堤,在弯弯曲曲的河水映衬下,远看浮光跃金。湿气升腾,似雾非雾,仙境一般。远处的羊群,在青草碧绿的大堤上撒着欢儿,蓝天、白云、黄河、长堤……也许,这些没映入过你的眼帘,但在我的记忆里,却时常浮现,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黄河,我每次写到或听到这两个字,就恍惚听到黄河的水声,看到那九曲十八弯、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场景。

黄河两岸的大堤,顺黄河而建,在我们这里称为大堰。大堰上,每隔一里地都会有一座小屋,俗称堰屋子,是供看堰守堰的人专用的,可传递黄河汛情,也有连接滩区群众的河务功能,还是人们在大堰上行走、歇脚的好地方,我们姑且把这堰屋子称为驿站。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也许会记得,上了堰就能看到堰屋子,一里地一个,都有编号,看守堰屋子的人大都是附近村里的村民。我们村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,负责两个堰屋子的管护。

在我的记忆里,黄河有汹涌澎湃的强悍,也有清澈见底的柔情。我的家现属沙河街道办事处,小时候每到夏季,我会和同龄的玩伴到河滩割猪草,到黄河里游泳,整个夏天都属于黄河。

滚滚黄河,在我的记忆里。黄河之美,已被无数文人墨客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唐代诗人王之涣在《凉州词》里写道: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”,又在《登鹳雀楼》里描写: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。诗仙李白的《将进酒》: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,更是气势雄浑豪迈,震撼古今。

我曾到过壶口瀑布,看到过母亲河的万般柔情,也亲眼感受过黄河一泻千里、奔流到海的汹涌气势。记得1976年,在我幼年的记忆里,洪水大得出奇,行走在大堤上,往南望去,像是一海一样,满眼是水。巡堤的青年人来不得半点儿松懈,夜里靠手电筒,一步一步查找险情。为了预防河水泛滥,村庄都备有小船,收庄稼时应急使用。家住邻村的表哥是撑船好手。记得有一年黄河发水,我去表哥家,乘坐表哥划的船去河滩收庄稼。那是我第一次坐船,河水把玉米淹没,有的只露出玉米穗头。乡亲们为了减少损失,跳下船,在齐腰的水里收割玉米。只有当洪水退去,河水平缓地流过,黄河沿岸的群众才会看到丰收的年景。

爬大堰,是小时候再好玩不过的事情。大堰不算太高,但爬上去也很费力气,一般人骑自行车上不去。小伙伴们喜欢爬上去,下堰时往下跑,由于惯性,跑起来想停住就非常难了,只能不停地往前跑,下了堰口还要跑一段距离才能刹住。

大堰,具有防御黄河洪水的功能。根据黄河洪水的大小,需要不定期加高。那时没有拖拉机、挖掘机等农用机械,只能靠肩挑手推,别看堰不高,人往上

爬还可以,要是推上一车土上堰,一般的劳动力也会累得气喘吁吁。当然也有力气大的,出于男子汉的争强好胜,非要把推车装得满满的,一口气推上来。也有喜欢打赌的,非要决出个高低来,看看谁的力气大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到打完棉花柴,地里没有农活了,县里、镇上会组织农民上堰。那时年年如此,大兴水利建设,不是上堰工,就是上河工;不是筑堰,就是挖沟疏浚沟渠,我们俗称上夫。我们村南靠大堰,西靠干渠,每到冬季,都到这里安营扎寨,白天上夫,晚上住在村里。村民二娃家房子多,每年上夫的来了,总会住在他家。那时候,工程是军事化管理,一个公社为营部,一个村为连部,来驻扎之前,先跟所住的村联系。村里根据人数安排住处,动员各家各户腾出房子,并在大门口用粉笔写清住了多少人、来自哪个村。各家房子也并不宽敞,但为了上堰,只有先把房屋腾出来,等工程结束了,再搬回去住。

每当筑完大堰,堰加高一层,抵御洪水的能力加强一级,人们的心就更安稳了。大堰,需要看守大堰的人精心管护。每到下雨天,行驶在大堰上的汽车就会粘土带泥,把大堰上的泥土带走,那可是多少人一车一车推来的土啊,看堰人就要在雨来之前,在堰口看守,抬杆落锁,不让任何车辆前行。

怎么抬杆落锁?每隔一公里有堰屋子,每个堰屋子前都有一个抬杆,木头做的。大堰是东西向的,落杆是南北向的,南北各有一个立杆,立杆不高,一米左右,中间有一根和大堰同宽的木头。每到下雨或有紧急任务通知拦截,看堰人便将横着的木头抬起放在两个立杆之间,一边是早已固定好的,一边是抬杆落好用锁头锁上,不经看守堰屋子人的允许,任何人不能抬杆通行。

邻村王老汉,在堰屋子里看守了好多年,每当问起他的感受,他总是说:“只有耐得住寂寞,才能守好大堰。大堰好,我们滩区才能好,我们才好。”王老汉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,他日夜守在堰口,孩子们看他年纪大了,劝他回村生活。为了守好堰口,怎么劝也不走。他对大堰太有感情了。王老汉年轻时在黄河摆轮渡,每天在黄河边上运送南来北往的群众。由于长期与黄河水打交道,患上了关节炎。之后他向村里申请做个守堰人,把美好的时光奉献给深爱着的大堰。

我在大堰上走着,仿佛回到三四十十年前,满眼的庄稼长势喜人,通往村庄的堰口已经很难辨认,傍晚的袅袅炊烟被高高的楼房代替,也看不到暮归的老牛和儿时调皮的玩伴,眼前一辆辆外出打工的车辆,每到傍晚从城里开回家乡。家乡变了,大堰被眼前的柏油路、绿化长廊所代替,黄河大道沿着河流的方向,通向远方……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创作二级、主任编辑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□顾召营(壹点号:滨州人)

鲁北地区下起了雨。清晨,我坐在家中,泡一杯浓茶,关闭手机,闭上双眼,聆听着。

感受着大珠小珠落玉盘,听雨,似乎有一种声音,或在低吟,或在高歌,交响曲和爵士乐的轮转恰到好处。我沉浸其中,感觉自己的生命和雨水在融合,这种感觉令我一直回味而不得解。

窗外,硕大的雨滴打湿窗台的兰草,一个雨滴分成四五个小雨滴,它们争先恐后,顺着兰叶缓慢下降,我不由自主地伸开手掌,轻轻接住这几个小



滨州的雨

可爱,它们碰到我手心那一刻,感觉雨和人生有了交集,仿佛是那一年深秋,父亲送我到滨州车站,那一天也恰好下了雨。

父亲曾告诉我,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挫折,有时候,不是你寻找挫折,而是挫折主动地寻找你,你能做的就是变得强大,如同雨水一样,不断冲刷自己的高度,不断感受雨后的静谧和清新。父亲的话语是有力量的,我开始逐渐树立目标。父亲是我的灯塔,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他给予我的爱如此无私,恰似滨州的雨。

我始终坚信,滨州是一处神

奇的沃土,我也可以在这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绩,可惜,多年过去,我还是没有获得心中的那个高度。于是,常有迷茫和彷徨,否定自己和批评自己。或许,我应该释然了,毕竟不是每天都会有一场雨的洗礼,雨水尚且如此,我又何必为难自己。

滨州的雨是如此温情,我要感恩这里的山山水水,我也感谢这里的雨水馈赠,我始终喜欢这里淳朴而又敦厚的人。

妻子工作忙,常常晚上七八点才回家,于是我就每天陪伴孩子,努力去当一个善解人意的奶爸,陪伴孩子看3D立体书,一起玩角色扮演,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《螺丝钉》,一起玩多米诺骨牌,一起下围棋,一起读浩如烟海的儿童书,一起在雨中穿梭,一起在雨中跳泥坑。

雨水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态势,思绪也终于回到现实。今天,雨水从大逐渐变小,不再那样局促,最后是落幕。人生不也是这样吗?一开始很慌张,逐渐恢复了平静,实际上,我们总还是需要精神的慰藉,否则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,雨水是一种美好的事物,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,不管我们是开心还是烦闷,雨总是不期而遇。

于是,我不再为了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辉煌业绩而绞尽脑汁,转而学会接受这一切,接受自己的不完美,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渺小,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失落,最终,还是说服自己努力改变自己吧!

一场秋雨一场寒,但是,我们不变的是情谊,是一种温度,滨州的雨,一场洋溢着幸福和希望的雨。

(本文作者为滨州市作协会员)

杜氏故居

步一景、园林雅致的十笏园——清代潍坊首富丁氏家族的院落,可谓大异其趣。

“人之于学,终身焉而已矣,谓其身既终,则学亦止也。吾谓终身焉而犹不已者,教子是也”“生而知学者,无有也;生而不可教者,亦无有也。孩提渐远,知识渐生,此时如泉出山,清莹秀澈,流而不息”,杜氏家族成功的奥秘,首先在于教育,尤其是重视幼教。自孩提时代,便种下优秀的文化基因,在肥沃的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。

与当时一般人家不同,杜氏家族重视女教,深知女德之于人伦和睦、家道兴衰的关系。对子女择偶的见解,亦发人深省:“择婚不可不慎,必取诗礼之家,毋贪货财,毋贪族望。”

杜受田自幼便展示出卓尔不群的才华,在父亲大清翰林杜堉的亲手栽培下,学业精进,十七岁中秀才,二十四岁中举人。此后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,直到三十七岁方参加会试,四十岁成为翰林。“官可以不做,书不可不读”,杜氏祖训告诫子孙,不慕浮华,不汲汲名利,以知书达理,安身立命为本。耐人寻味的是,故居的一角,有一处叫做钢柱子的小院,完全是普通民居的样子。原来,杜家扩建

大院时,向周围街坊购买地皮,唯独这家的主人不肯。杜家并没有因权位显赫为难街坊,而是留下了这方小院,世代毗邻而居。小小的角落,足见家风的仁厚。

在为幼年咸丰选择师傅时,杜受田成为翰林院公推的人选。道光皇帝对杜受田的评语是:“秉公端正,砺节直清;经术渊深,体用兼备。”深厚的学养,醇正的家风,终于使杜受田脱颖而出。咸丰皇帝登基次年,山东等地发生水灾,百姓流离。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杜受田认为:“灾广民众,赈恤不可缓,尤在得人。”他努力筹划救灾,离开朝夕纳海十几年的新君,毅然踏上赈灾的征途,不久病逝在任上。

穿行于院落之中,除了主人的故居,还穿插陈列着滨州的地方风俗、民间工艺品:从剪纸到面塑,从旧俗到娱乐,俨然一座滨州历史文化的博物馆。一座城市可以不大,但总要有地方容得下自己的文脉,让一座城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从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,这座城市不仅有喧闹的高楼与当下,更有深厚的历史与根基。

(本文作者为律师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